



100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热爱母语 热爱阅读 享受经典 享受书香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新同学

叶君健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新 同 学

叶君健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同学/叶君健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9.12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 (1007492)
ISBN 978-7-5351-5601-3

I.新… II.叶…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226 号

新同学

叶君健/著

责任编辑/赵 晖 辜 曦

装帧设计/莫 然

绘 画/核桃仁

美术编辑/胡金娥

出版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11.5 印张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51-5601-3

定 价/14.00 元



策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电话: 027-87398305 销售电话: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wangq007_65@sina.com

**100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

Preface

总序

热爱母语，亲近经典

整整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儿童读物，孙毓修先生的童话集《无猫国》在上海出版。从此，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

啊，百年中国！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内忧外患；多少风起云涌，多少崎岖艰辛；多少欢欣，又多少痛苦；多少阴晴，又多少冷暖……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百年来儿童文学历程的史诗长卷。它也向我们呈现着一个无限光明和美丽的母语世界，一片无限丰富和绚丽的文学原野。

文学家果戈理曾经说过：“你将永远诧异于俄国语言的珍贵，它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件馈赠，都似大颗闪光的珍珠。”是的，只有对那些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母语，而且了解她们到“入

骨”的程度，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的美丽的人，我们的文学，才会真正地展示出它们全部的美质与知性，以及它们全部的丰富与神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就是这样一套品种丰富、风格斑斓的书系。

徜徉在这套百年长卷里，我相信，每一位读者，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不能不对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母语顿生无限的景仰感和膜拜感。美丽的汉语，不仅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交往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全部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它还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语言与回忆之乡，是我们这个古老、智慧而苦难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谱系，甚至是我们全部的记忆与命运！

对于这样一套百年长卷，仅仅用“阅读”二字来对待是不够的。不，我们也许应该溯流而上，重新居住和生活在它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它们都曾经是 20 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孩子童年时代最美好的阅读记忆。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在其中生活、探索、呼吸和成长。

通往一座座儿童文学高峰的路径有千万条，但每一段路途上都付出过艰辛，每一段路途上都留下了果实。正如梅子涵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海洋。很远的日子在下面，昨天的故事在水上。离开童年，童年反而加倍

情深，每条小鱼的游动都是感情的尾巴在摇，情深处没有不美好的风光”。

当然，时间和文学的选择法则，也都是严格和无情的。历史的目光，读者的心灵，最终所淘汰和扬弃的，也只是那些迎风媚俗的诗歌、童话、小说和散文，而另有一些作品，却经受住了一次次严格的检验和磨洗而流传了下来，并且被打上了优秀或杰作的标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不同的作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所写出的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形式、想象力、感情状态、文字风格等等方面而各有千秋。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不难感到，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广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在力图扩大自己的感受范围，拓展自己的创作视野，甚至为自己的作品设置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世界性标准”。他们都在努力地为“一切的孩子”写作，为未来的孩子写作，为整个人类，为全世界的孩子而写作。

因此，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那些伟大和温暖的，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童话精神和文学精神，那些天真的和具有童年趣味的儿童精神，那种舔犊般的母爱情感，那种对于每一个弱小生命个体的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呵护，那种纯真、仁慈、宽容、细腻与柔和的情感，以及对儿童本位

的坚持，对儿童游戏精神和幽默品质的寻找，等等。

是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代作家，都在认真地维护着和守望着、努力地传承着和延续着在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早期儿童文学家那里就已经拥有的，那种对于童心的尊重、关怀和维护的“童话传统”。

回眸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沧桑，我们还会看到，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所走过的世纪之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春花秋月、山重水复。漫漫长路上，留下了众多的拓荒者、垦植者、播种者、泅渡者、乃至殉道者的艰辛、歌哭、梦想和收获……历史曾让那些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崎岖和弯道，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和艰难，但是翻开这套长卷，我们会看到，他们私下的亲密的传承关系，却是多么美好！

所有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在内，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土壤里直接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我们从这套书系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也有我们的儿童文学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之歌、艰辛之歌、欢乐之歌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歌。它们将在我们美丽的母语里，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里，飞翔、传播，直至永恒。

徐 鲁

2009年12月24日

Contents



目 录

新 同 学	001
小 仆 人	017
妈 妈	029
旅 伴	041
“天堂”外边的事情	058
别 离	072
小厮辛格	104
画 册	110
玫 瑰	144
葡 萄	149
天 鹅	155
母 校	163
后 记	175

新同学

还没有摇下课铃，夏克斯就已经烦躁起来了。他捏了一个小拳头，在抽屉底下轻轻地敲了两下。为什么他要干这样无意义的事情呢？唯一的解释是手痒，他控制不住。声音像是从远处山谷飘来的一个稀薄的鼓声，立刻搅乱了教室里所有学生的注意力。拉都先生把本子一合，停止了讲课。他的一双鼓得要跳出来的眼睛很自然地掉向这个刚满十三岁的学生。

“离下课还有五分钟，你就已经捶起桌子来了，”他对夏克斯说，“你真不愧是一个铁锤！”

“铁锤”是同学们给夏克斯起的绰号。这个绰号比他的真名字还响亮，连老师都知道。不过老师只要提到这个绰号，气就消了。夏克斯也就将计就计，立刻装得正经起来。他直起腰，望着黑板，似乎是在认真听讲的样子，甚至当拉都先生说的那五分钟已经过去了，他还呆在座位上不动。但是当老师刚一走出教室，他就像一只小兔子似的从另一个门溜走了。

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学校后边的一个树林里，在一条潺潺的小溪旁站

住。他沿着溪流向外边望了望，一直望到溪流拐弯那儿的一个村庄为止。他没有看见他所要寻找的那一个同学。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今天要来找他吗？”他自言自语地说。“尼米诺，你要是想故意避开我，那么你等着瞧吧。”于是他捡起一个石块，狠狠地向溪流打去，以发泄他心中的气愤。石块落下的地方，溅起一大摊水。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长满一头棕色鬃发的孩子从堤岸下边走出来了。

“吓，当心不要打着人的脑袋！”这个孩子说。

“原来你藏在这里！”夏克斯用一个惊喜的声音说。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显得太高兴了，因此他板起面孔，以命令似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你是故意避开我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避开你？”

“但是我认识你，你叫尼米诺，从辟勒尼斯山^①那边迁来的，对不对？（尼米诺点点头。）米莉早就告诉我了，你们在一班，对不对？（尼米诺又点点头。）我在第三班，是这里最大的一个学生。我叫夏克斯，绰号叫‘铁锤’，你听说过没有？”

尼米诺轻轻地把头摇了两下。

这个姿势是夏克斯没有预料到的。这个新同学居然连自己的大名都不知道！他本能地捏了一个拳头，在空中虚晃了两下。尼米诺的视线紧紧地跟着这个拳头绕了两个圈子。

夏克斯看到尼米诺这样重视自己的拳头，感到很满意。他做出一个微笑，轻声地说：“不要怕，我的拳头从不打同学的。我只不过喜欢在下课以前敲敲桌子罢了。改不过来……”他停顿了一下，于是用一个更低的声音

^① 这是横贯在法国和西班牙国境上的一条山脉，山这边是法国，山那边就是西班牙的巴斯科地区。

音继续说：“这里的同学我没有哪个不认识的，只是还没有和你打过交道。今天我才特别来找你。请告诉我，课间休息的时候，你为什么老避开我们，不到操场上来玩玩？”

“妈妈叫我少跟大伙玩。”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老虎！”

“当然不是，妈妈怕我跟大伙一道会惹出祸来。”

“惹出祸来又怎样？难道有人会吃掉你不成？”

“当然不会，但拉都先生会停我的课。”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不要怕，我们能读书，你也能读书！明天是星期天，上午我们要在拉伐尔老头的葡萄园里开个联欢会，欢迎你来参加。每个新来的同学，我们总是要欢迎一次的。”

夏克斯的这一段话是用一种带有权威性的口吻说的，因为他在同学中不仅年纪长，力气也最大，同时也是一个头脑最灵活的学生。所以他就无形地成了孩子们的一个首领，许多事都是由他带头来做的。

尼米诺望着他眨了眨眼睛，犹疑了一阵。最后他点点头，表示接受了夏克斯的邀请。夏克斯也把手伸向他，表示愿意做他的朋友。尼米诺紧拉着他的手摇了两下。于是他没有说什么话就走开，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夏克斯静静地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一个短小精悍的同学，他的身材轻巧，步子沉重而稳，是一个典型的巴斯科山民^①。夏克斯不由得喜爱起他来。

尼米诺是1939年初西班牙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和他妈妈一道逃到

^① 巴斯科人是西班牙境内一个富于幻想、感情容易激动的古老民族。鲁迅先生曾译过西班牙作家巴罗哈所写的一本关于这个民族的小说集《山民牧唱》。

辟勒尼斯山这边来的。那时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巴斯科^①。尼米诺的父亲——一个革命诗人——是政府军的一个上尉，就在那时和法西斯军队最后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所以对于山这边的居民说来，尼米诺和他的妈妈不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难民。法国人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他们从来不歧视善良的外国人，特别是一个为民主而斗争的外国人的家属。尼米诺和他的母亲一到来就得到当地居民的照顾。村头那间看守果园用的小石屋，就是这样腾出来让给他们住的。村里人还经常雇用尼米诺的妈妈来帮忙摘葡萄、做奶酪或缝衣服。这样，母子的生活也就基本上有了保障了。

这里只有一个人不欢迎他们。那就是当地的大葡萄园主拉伐尔老头。他是一个顽固的保皇党的后裔、守财奴和当地居民所谓的阴谋家。他曾经利用葡萄歉收的荒年，通过高利贷的方式，把这个山谷里能种植葡萄的平地，大部分都陆续收入自己的手中。但他成为了当地的土财主还不过瘾，他还想做当地的土皇帝。因此他非常害怕山那边西班牙人民的革命。尼米诺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革命军官的家属，在此地定居下来，这当然更会引起他的嫉恨。尼米诺母子如果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他早就要把他们母子俩赶走了。他使尽一切力量在他们的生活中制造困难。譬如最近尼米诺到了入学年龄，他就利用他是当地小学校董的职权，私自告诉校长拉都先生不要让这个孩子入校。村里人对这件事群起抗议，说这样做丢尽了法国人的脸。拉都先生在群众舆论压力之下，也只好把尼米诺收进来。但是他暗中对尼米诺的妈妈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尼米诺最好不要跟同学来

① 1936年7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将领弗朗哥叛变，向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政府军进攻；叛军在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支援之下，在1939年击败了政府军，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巴斯科是最后被弗朗哥占领的一个地区。

往，免得“惹祸”。事实上这也是拉伐尔老头出的主意。他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孩子既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脑袋里一定装满了“危险思想”。他就是害怕这个巴斯科孩子会在当地各村居民的下一代中传播这种“危险思想”。尼米诺的妈妈为了使孩子能够读书，也为了使拉都先生不致丢掉饭碗，就同意了这位校董所提出的条件。

对于尼米诺来说，夏克斯请他去参加“联欢会”，倒是一件蛮富有诱惑性的事情。他的生活的确很寂寞，他很想和同学们在一起玩玩。他虽然不认识夏克斯（因为他住在另一个村），但是看样子，这位绰号叫“铁锤”的同学倒很像是一个耿直的人。应不应该去参加他的“联欢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妈妈大概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在他的孤寂生活中，这个“联欢会”的诱惑力委实太大了。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就已经做起梦来，梦见他参加了。大家都热烈地欢迎他，送水果给他吃，讲故事给他听，同班的那位女同学米莉甚至还拉着他的手跳了一场西班牙舞。米莉是一个黑眼珠小个子的女孩子，样儿很像西班牙安达路西亚州的吉卜赛人。她坐在离他前面十排一个靠窗子的座位上。他一抬头就会看到她的背影和铺在她的背上那一长条像流水似的黑发。他在思想上已经把她当做一个熟人，一个“同乡”了，虽然他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的确，有一次下课时，她在教室门口碰见他，还对他微笑了一下，而且她笑时还露出一排非常整齐的白牙齿。因此，他这次在梦中拉着她跳舞，并不能说是偶然的事件。

梦醒以后，尼米诺当然很失望。说来也奇怪，这种失望的心情使他更想去参加那个“联欢会”。说不定米莉真的就在那里呢。所以第二天他吃完早饭后，就急急忙忙帮助妈妈把盘子和茶杯洗完，然后悄悄地溜回自己房间里去。这时妈妈就坐到缝衣机旁，踏起机器来——在葡萄收获

季节完毕以后，她主要是靠缝纫来维持生活的。机器声一响，尼米诺就赶忙换上他那套唯一的漂亮衣服：一件蓝色天鹅绒紧身上衣和一条黑色灯芯呢裤子——这都是妈妈用爸爸的旧衣服改做的。于是他就踮着脚在妈妈的背后溜出了大门。

一到野外，他的心花就开放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自由，这样快乐，这样幸福。

但他还没有走到夏克斯所约定的地点，他的心儿就忽然地突突地狂跳起来了。他想起了在家里踏缝纫机的妈妈，顿时他觉得他做了一桩对不起妈妈的坏事。怎么办才好呢？他感到很矛盾。他心里想转身回去，他的脚却不由自主地在继续向前走。他抬头望望天，希望天能够给他一个忠告。天是乳白色的，夹杂着几片蔚蓝的云彩。两只燕子在它下面不慌不忙地飞来飞去，飞的时候还唱出了一支歌。它们似乎在说，这样好的时光，你为什么要回到那个阴暗的石屋子里去呢？事实上，他的步子已经走近了拉伐尔老头的葡萄园。他停下了。

他隐约听到同学们的噪声。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他灵机一动，决定选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下来。他想，这样做他既对得起妈妈——因为妈妈一直忠告他少和同学们玩，免得“惹祸”，同时也可以偷偷地欣赏一下同学们的“联欢”。他所选的地方是在离葡萄园约莫两百米远的一个山坡上。坡上的荆棘丛很多。他就坐在三个荆棘丛所形成的一块空地上。从这个位置，他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见他。

“联欢”的地点是拉伐尔老头葡萄园中央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长满了绿草，上面摆了好几个石桌子和石凳子。它在名义上是专为那些摘葡萄的妇女休息之用，但事实上它是收获季节时作为临时葡萄堆积站而设的。为了灌溉的便利，拉伐尔老头把这个山谷里他所占有的葡萄田都连成一

片，连走路的地方都不留下。所以他有必要腾出这块空地，作为联系的交接点。当地的孩子们却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场——附近一带的确也没有比这再好的平地。虽然拉伐尔老头禁止他们到这儿来玩，但他们在思想上不认为他有这种权利，因为这整片广大的葡萄园都是从这些孩子们的父兄手中吞并去的。

尼米诺在他选好的那个位置上，朝葡萄园中央的空地眺望。孩子们已经来得不少，有的在围着石桌吃东西，有的在拉开嗓子唱歌，只是作为这次“联欢”的主持人的夏克斯却没有到来。他到哪儿去了呢？有一个女孩子呆呆地站在一旁，向远处瞭望。看样子她大概是在寻找他。看她那副盼望的、焦急的神情，尼米诺不禁感到难过起来。这时他的心跳了一下。原来她就是昨天晚间他所梦见的米莉。她是不是在等待自己呢？她可能知道自己会去的。是的，她一定会知道。她一定是在等自己！不，她是在等夏克斯。你看，她忽然高兴得跳起来了，因为夏克斯远远地从葡萄垄中走过来了。他的那个大脑袋和他那双宽阔的肩膀高高地显露在葡萄叶上面，她简直高兴得要拍起掌来。不知怎的，尼米诺这时倒希望她能变得嘀咕一点，不要表现得那么快乐。为什么他忽然有这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呢？他也说不出一个理由来。不过米莉的高兴倒也马上就消失了，因为夏克斯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们一起在指手画脚地谈论什么事情。可能他们就是在谈论他。夏克斯到来得这样晚，可能就是 he 到葡萄园外边去找过他而耽误了时间。但是他，尼米诺，作为客人，为什么不到场呢？他感到非常惭愧。他很想立刻就跑下山坡来向他道歉。但是他还没有站起来，就又想起了妈妈。他虽然不知道拉伐尔老头的阴影像一层魔障似的紧紧地罩在他们的头上，但他知道妈妈是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他必须听她的话，因此他又坐下来了。

夏克斯看见尼米诺失了约，当然感到气愤。但是别的孩子既然都已经来了，“联欢会”还得开下去，不过头一个节目——即介绍尼米诺的那个节目，得删去罢了。所谓“联欢”，说起来也够寒酸：这里既无糖果，也无音乐，当然更谈不上茶水。它的主要内容，除了第一个节目外，剩下的只是一场集体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场——至少一次，这也就是“联欢”了。游戏的内容是根据古代希腊传说中一个英雄故事编成的，由夏克斯导演。英雄奥狄赛参加特洛伊的战役，出征了二十年，没有音信。在他的家乡流行着许多关于他的谣言和传说，大多数的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因此，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来向他美丽的妻子潘涅洛普求婚。其中有一个非常固执的年轻人，甚至在奥狄赛回了家以后，还来向潘涅洛普表示他爱慕的热情，坚持要得到她的好感。在这个游戏中，夏克斯扮演奥狄赛，米莉扮演潘涅洛普，其他的孩子则扮演邻人和求婚者。至于那个固执的年轻人，这个角色本来是分给尼米诺的，因为他在学校里老不爱讲话，也不和同学来往，夏克斯想借此来打破他的羞怯感（他以为尼米诺的拘谨是因为害羞）。但是他没有到来。现在是由一个绰号叫“小毛驴”的学生临时来代替他的。

这位“小毛驴”可真算得是一个固执的人，当奥狄赛拿着戟和盾牌雄赳赳地从海外归来（也就是说从葡萄丛中曲折地走出来），站在自己家园的门口（也就是说，站在一个石桌前面）的时候，美丽而忠诚的潘涅洛普正坐在凉床上（也就是说，坐在一个石凳上）长吁短叹，因为她又听到了许多关于丈夫不幸的谣言。后来奥狄赛走进屋里来，彼此经过一番试探，终于证明了潘涅洛普在他远征期间一直是非常忠诚的。这时他们之间的快乐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在这当儿，“小毛驴”出场了。他坚持表示他爱潘涅洛普，并且说奥狄赛无权再当她的丈夫，因为他是一个负心的